



世界名著 阅读经典

*Reading
Famous
World-Pieces
Masterpieces*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斯特凡·茨威格 著
周立平 译

 万卷出版公司

(奥) 斯特凡·茨威格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译者：周立平



 万卷出版公司

© 茨威格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奥) 茨威格 (Zweig, S.) 著;
周立平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 8
(世界文学名著必读本)
ISBN 978-7-5470-0090-8

I. 一… II. ①茨…②周… III. 中篇小说—奥地利—
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29218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232千字

印 张: 7.75

出版时间: 2009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周莉莉

特约编辑: 陶 华

内版设计: 陈 敏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ISBN 978-7-5470-0090-8

定 价: 18.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录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1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28
象棋的故事	74
看不见的收藏	113
麦哲伦航海纪	124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著名小说家R到山中做了几天短期度假旅行。回到维也纳时天色刚亮，他在车站买了张报纸，看了看日期，突然意识到，今天竟然是自己四十一岁的生日。然而，这个想法在他的心中一闪即过，因为他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既不高兴也不懊恼。他乘出租车回到自己的公寓，在车上大体上看了看报上登的内容。男仆向他禀报，他不在的这段日子里曾有几个客人来拜访过他，此外接到过一两个电话。一摞信函也在等着他处理。他漫不经心地瞅了瞅，拆开了一两封，他所关注的是写信的是何许人，他注意到有封非常厚的信件，笔迹从来没有见过，便先将它搁在旁边。他舒适地倚在扶手椅上，喝了早茶，然后看完了报纸，读了几份广告。在这之后他点燃了一根雪茄，这才去拆阅那封搁在一旁的信。

这封信看上去不是通常的信件，像是个女性的手迹，字写得十分凌乱，内容也极为冗长，大概有那么二十来页。所谓的一封信，毋宁说是一部手稿。他猜想，是否信封中还有附件未拿出，因为不管是信封上还是信纸上皆无寄信人的地址，就连签名也没有。所以，他不由地重新将手朝信封伸去，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奇怪！”他思忖着，开始看信。“你，从未认识过我的你呀！”这句好似称谓或标题的话写在最上面，他情不自禁地感到诧异。这是写给他的么，抑或是写给她想像中的某人吧？这个与众不同的开始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接着向下读：

昨天我儿子死了。整整三个昼夜，我始终在竭力与死神争斗，连续四十个钟头守候在他的床前，然而仍然没有留住这个弱小的生命。当时他患了流感，发着高烧，他那软弱的身体烧得非常厉害。我不停地将凉毛巾放到那滚烫的头上，而且始终将他那两只不断抽搐的小手抓在我的手中。就这样一直坐在床前，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坐着，最后第三天晚上我也倒下了。我的双眼怎么也不听话，什么也看不清楚，就闭上了。我只在一张硬椅子上睡了三四个小时，但是就在此刻，死神带走了他。我这不幸的孩子此刻就倒在那儿，纹丝不动地倒在他窄小的儿童床上，与他死的时候一



样；他那两只机灵的黑眸子刚刚闭上，两只手也并了起来，搁到他的白衬衣上，四根蜡烛在床的四角燃着。我既不敢看又不敢动，我担心烛光一动，影子就会在他的面颊上与嘴唇上摇晃，我就会认为他的肌肉和嘴都在活动，我将认为他还活着，他还会醒来，还可以听到他那幼稚的嗓门说出的可笑的话。然而我非常清楚，我清楚地知晓他已然离开了我，我害怕往床上看，我明白希望愈大，失望也就愈大。我儿子前一天夭折了，不错，我明白。如今我在这个世上惟有你，只有你一人，然而对这些你却毫不知情，你并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时候的你正在做什么呢？你是在寻找快乐？还是在与他人谈笑风生？我惟一的你啊！始终也没有认识过我，可是我却始终如一地爱恋着你。

我已点燃了第五根蜡烛，正在这张桌上给你写信，守护我那离开人世的孩子。我怎么能一人忍受煎熬而不对其他人倾吐我内心的悲痛呢？但是就在这令人恐惧的时候，除了和你还可以和谁说呢？你是我一生中的太阳，你是我的整个世界，总而言之，我怎样才能说得明白呢？我应该怎样说才能叫你理解我呢？此刻，我的头脑变得麻木，颞部跳动，似乎被一把重锤不停地敲打一样，我的四肢在痛。我想或许发烧了。或许也染上了流行性感冒，这时候流感正在肆虐地攻击家家户户。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担心，因为这样我便可以与我的儿子在一块儿了，以免我独自一人苦度残生。写啊写的，我眼前突然变得一片黑暗，我感觉或许这封信写不完了——然而我必须坚持，这是唯一的机会向你倾吐心声，将我的想法、情感都对你说清楚，亲爱的你呀，从来没有认识过我的你。

我只是想与你谈一谈，我必须将所有事情都对你说一遍，好叫你知悉、理解；必须叫你了解我的一生，我的整个生命都是你的，而你对这些根本不知道。然而惟有在我去世时——这时候时冷时热的疾患折磨着我的躯体，表明我的生命将要结束——你不必答复我，惟有如此，我才能使你清楚我的隐私。倘若我还可继续活着，我将焚毁此信，依然保守这个隐私，正如在你的记忆中根本没有我的存在那样。然而如果你收到了此信，你就应当明白，这是一个已经去世的女人在对你倾诉她的身世和她的一生，由她开始懂事起，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整个生命都属于你。看到这里，你一定别担心，我不希望你同情与可怜我，一个死去的人绝不会提什么要求，她不可能再要求他人什么。然而，我对你只有一个祈望，那便是求你不要怀疑我所写的一切，这便是我悲痛的心中所隐藏的话。请你不要怀疑我，这是我对你惟一的期望：一个母亲在自己唯一的爱

子死去的床边绝不会说谎。

此刻，我要将我的一生全部告诉你，说实在的，我的一生是由第一次见到你那刻开始的。在此之前我的生活是凄凉、昏暗、毫无光明的，我已经完全把它忘却了，它如同一个地下室，充塞着满是尘土、霉菌的人与物，而且到处都是蜘蛛网，对于我讲的这些，我已经再熟悉不过了，我会无动于衷。当你出现在我生命中时，我已经十三岁了，就住在你如今住的这所房屋中，此时你正好在这间屋中，你的手中捏着这封信——在我生命快要结束的最后一刹那。我们曾经住在同一层楼上，对门而居。我很清楚，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想起我的，想不起那个贫穷的账房的遗孀，更想不起一个始终穿着一身孝服的羸弱女孩儿。我们整天关着门，静静地生活，始终沉溺于我们所谓的高贵矜持的窘迫之中。可能你连我们的名字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我们的门上没有牌子，也没人来探望我们，更没人来询问过我们的地址。并且这已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你哪能想起来呢？你一定一无所知。可是，亲爱的你啊！你从来没有留意过我啊！我能够历历在目地回忆起每个情节，记得我初次听说你时，初次看见你的那一天，不，那一个小时，就像今天刚刚发生的一样，那让我怎能忘掉呢？从那时候起我才感到我的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接下来，我将由开头讲这一切，耐心点儿，我亲爱的你，听我谈谈自己，不要厌倦，爱你一生的我，也从未感到疲惫啊！

你没搬来之前，那个房间的住户很粗野，一天到晚不断地争吵。尽管他们自身一贫如洗，却非常厌恶其他的穷人，因为我们对他们敬而远之，他们也十分讨厌我们。这家的男主人经常酗酒，动不动就殴打妻子；我们经常被一些东西翻倒打碎的声音吵醒。曾记得某次他妻子被酒鬼丈夫揍得全身是血，披头散发地跑到楼梯上，酒鬼在后边大声叫喊，人们全被吵醒了，打开门走出来，恐吓要送他去官府，争吵这才停止。母亲从来不允许我与这家人打交道，不允许我与这家的孩子一同玩耍，因此，他们只要找到机会便拿我出气。他们在大街上碰到我的时候，便在我身后讲毁谤我的话。一天，他们拿一个硬邦邦的雪球打我，致使我的前额流出了血。从此往后，整座楼上的人们全凭着各自的本能厌恶这一家子。然而那天终于出了事，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男人由于偷东西被抓走了，他的妻子拿着仅有的一点儿家什搬走了，这样一来，我们这幢楼上的人才算长吁一口气。大门上就贴上了招租条幅，几天后被门房扯去，消息立刻传了出去，房客是一位单身先生，十分斯文，同时还是一位作家。那是我初次听说你的名



字。

几天以后，工人们便来装修房间，由于原先那家人住过以后非常脏，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楼道中都传出叮当响的敲打声、抹地声、刮墙声，然而我的母亲对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高兴，她说，我们以后再也不用与那可恶的一家人做邻居了。然而，我却没在搬家时看到你；仆人将那一系列搬迁工作全做完了，那位白发苍苍的男仆，身材很矮，神情严厉，始终非常镇静地带着一种高傲的神情在安排工作。他留给我们大家的印象非常深。不管怎么说，对我们这些穷人来说，上等男仆也可以说是新事物，并且他对人们彬彬有礼，可是也绝不会为此而掉了自己的身价，平常他与普通的下人亲切地讲话，仿佛无话不说的密友。自从头一天开始，他便毕恭毕敬地和我的母亲说话，将她视为一位高贵的夫人，连对我这个不明事理的小毛丫头也非常和气。每逢提到你的名字，他始终面带那种尊重的神色，一种特殊的敬意。因此，我们就觉察到，他同你之间绝对不是普通的主仆关系。所以我是多么喜爱他！那个仁慈质朴的老约翰呀，我是多么嫉妒他！他能够成天呆在你身旁，服侍着你。

为什么我要将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全都讲给你听呢？我是想让你知道，即便对我这种腼腆胆怯的女孩儿，你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在你尚未闯入我的生活时，一道光环便已经笼罩着你，一种奇妙的气氛——住在这座郊区房屋中的人始终都怀有极大的好奇心期待着你的到来。生活在这种小天地中的人，对所有新鲜的事物都感到很好奇。总算在那天午后，我见到了搬货车，我刚刚放学回来，此时我的好奇心被大大地激发了。那些沉重的大家具早就被搬运夫们搬到了楼上；此刻正往楼上搬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我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一切，因为你的每一样东西都十分奇怪，全是我从前没见到过的，它们全是那么精美：有印度佛像，意大利雕刻，色彩明亮、清晰的大油画，最后又搬来很多书，我感到非常漂亮，我从未感到书会那么漂亮。仆人们拿掸子轻轻地掸放在门口的书，他们小心谨慎地将每本书上的尘土全弄掉。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慢慢地靠近那些愈来愈高的书，一面走，一面看，你的仆人依然在干活儿，既没赶我，也没鼓舞我再靠近一点儿；我没有勇气碰任何一本书，尽管我很想抚摩那些书的软皮封面。我只是害怕地在一边瞧了瞧书的标题：法文书，英文书，什么书籍都有，有些书是用某种文字写的，我不认得。若非我母亲喊我回家，我觉得我就会连着几个钟头呆呆地看下去。

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通宵出现你的影子，尽管当时我还没能见到

你。我只有十多本廉价书，全是用破旧硬卡纸制的封皮。我十分珍爱它们，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拜读。那时候我便想，拥有那么多书的人定然看过它们，所以他应通晓多种语言，富有且有才华，可是这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呀？每当想到那些书，我便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之情。我就试着猜想你是一位戴着花镜的长者，蓄着很长的银白胡须，和我们的地理老师似的，和他不一样的是，你会比他更潇洒，更文雅。也不知什么原因，那时的我坚信你肯定相貌端庄，然而那时候我想像中的你应当是个上了岁数的人。晚上，也就在那天晚上，我初次梦到了我不认识的你。

次日你搬了过来，无论我怎样努力，都仍然没有看到你，这更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直到第三天，我总算看到你了。你的模样与我想像中的根本不同，和我那幼稚想像中的慈祥老爷爷的样子一点儿也不一样，这使我极其吃惊，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在我的梦里，你是一个戴眼镜的温和的老者。没料到你的模样一直没变，原先的你与现在的你的样子非常相像，尽管时光在你的身上飞快地流逝了！你身穿一件淡褐色运动服，两级一步奔上楼梯，脚步是如此敏捷、灵活，看起来你是那么有风度，那么漂亮！你手中拿着帽子，于是一张精神饱满，富有表情的脸就出现在我面前，一头美丽、发亮的长发，我不敢相信地望着你：的确，你是这么年轻、有风度，高大的身材，敏捷的举止，漂亮的模样，实在让我惊讶！就在那一刹那，我已经觉察到了你的非凡，这难道不是一件怪事吗？不但是我，你身上所拥有的气质使每一个认识你的人都格外觉得：你具有两种性格，你非但是个爱玩、富有冒险精神的少年，而且是一个对自己所做的艺术十分严肃、高度负责、知识丰富的长者。那时候我不知不觉地认识到了后来所有人都由你身上获得的那种印象：你的生活具有双重性，既有对外面开放而光明的一面，也有自己非常隐秘的一面，惟有你自己知道那一面，我立刻觉察到了你这种不易被人发现的双重性，这是你永远的隐私。而我这个十三岁的小女孩，立即疯狂般地被你迷住了。

此刻你知道了么，那时候你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该是多么出人意料的奇迹，是一个多么使人渴望的谜呀？这个使人们都尊重的人物，因为他撰写了很多作品，因为他在另一个伟大的阶层中竟然盛名载誉。然而当你看到他是一个年纪轻轻、有所作为、性格乐观、外表英俊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还要叫我说什么呢？从此以后，我那之前索然无味的儿童世界，因为你而变得丰富多彩，你的所有一切都让我非常感兴趣。我用一个十三岁姑娘的幼稚与愚蠢劲儿去猜想、观察你的衣食住行，与你打交道的人，这一

切的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增强我对你的兴趣。你性格中的双重性可以由那些看望你的人中表现出来。他们当中什么人都有，各有各的特点。有时候是你同窗或好友，一些拖拖拉拉的年轻大学生们，你与他们一块儿说笑，一同打闹，高声吵嚷；有时候来拜访你的是一些乘坐小轿车的太太；有一回来的是一位歌剧院管弦乐队指挥，从前我始终怀着尊敬之情在远处望着他站在乐谱架前面，那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有时候是一些在读商科学校的姑娘，她们带着害羞之情悄悄走进你的房间；来的女人特别多。我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一次我去上学的时候，那是早晨，由你房里走出一位戴着厚面纱的太太，即便如此，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好吃的惊的。十三岁的我还不够成熟，只是由于好奇心而时刻关注你的行踪，背地里注意着你的一举一动，根本不明白当时的这一切就是爱情。

然而真正叫我完全爱上你的，是那天，那个美好的一天，那一时刻。当时我正与一个女同学一起散步，之后在门前聊天。一辆小汽车奔来。车停了，你走了下来，十分着急地、灵活轻松地走下车，你的举止那样优雅，到现在我仍然记得你那使我心跳的模样。你打算走进去，我就情不自禁地给你开门，这么一来，便拦住了你的路，险些与你撞到了一块。你看了看我，那满含柔情的目光好像是对我极大的爱抚，你对我粲然一笑，我无法再讲话，你用满含深情的笑迎着我，用十分亲热的音调对我说：“十分感谢。”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从我看见你那满含深情的目光以后，我整个人便彻底属于了你。此后，那件事过去不久之后我才意识到，你那束目光似乎拥抱了我，将我引到你身旁，既充满感情，又使人陶醉，那是多么吸引人的目光呀！你将这种目光投向你身旁的所有女人，投向卖给你东西的女店员，所有为你开门的使女。这并非你所说的那种柔情而喜爱的目光，而是你对女人那专有的温情让你的目光变得柔和了。然而，这一切对我，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是全然不知的，那时候我的心炽热地燃起来。我幼稚地以为：你的柔情只属于我自己，正是在这一瞬间，我这个还没有长大的少女突然猛省为一个女人，一个永生永世都属于你的女人。

“方才那人是谁呀？”我的女友问。就在那一刹那，你的名字在我心中成为一个伟大而圣洁的词，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将会变成我心中的秘密。“哦，与我们住在一座楼上的先生！”我心绪如麻，吱吱唔唔地回答。“那你干嘛脸红了，就是因为他瞅了你一眼吗？”女同学用嘲讽的口气说，面带一种爱揽闲事的神情。我觉得身上的血液全涌到了脸上，因为

她那嘲讽的语气恰恰说出了我心中的隐私。由于害羞，我觉得十分困窘，没有办法，只好对她冷冷地说：“傻丫头！”恨不得立刻把她掐死。谁知她笑得愈发开心了，用她那讥讽的话语接着数叨我，真不知应怎样对她，我泪流满面地跑到楼上，下决心从此不再理她。

从那一瞬间开始我深深地爱上你，或许你已听见许多女人对你说这话，可我坚信像我这么真心真意地、毫无顾忌地去爱你的惟有我一人。我对你矢志不渝，从未改变，有什么还能和一个孩子式的纯洁的爱情相媲美呢！这纯粹是一种毫无目的、讨好、没有任何杂质质的爱情，这和成年妇女那种性欲难耐、不顾一切地贪婪的爱情截然不同。能够聚起自己所有热情的仅有孤单的孩子，别人早就将自己的感情随意使用在社交活动里，所有的感情都用在与人的密切来往中。爱情，他们常常听人讲，在小说中可以常常看到。爱情是人们永远都不会感到厌烦的话题。他们并不珍视爱情，随意挥霍爱情，将恋爱的历程看得如同自己所拥有的资本一样自豪。而我身旁却没人愿意聆听我的心事，帮助我，安慰我，我孤单无助、茫然失措，接着我一下子陷了进去，跌入我那深不可测的命运中。然而我心中仍然有一个人，他是我的精神依靠和支柱，那便是你。我与我的家人关系不太好，父亲早就死了，母亲心情压抑，极不快乐，胆小怯懦，我们只能依靠养老金过活；那带着不怀好意的目光的女同学使我厌烦，爱情在她们看来只不过是一场游戏，我心里的爱情全是高尚的热情，致使我将极其分散的感觉聚集起来而又迫切地往外释放，完全交给你。我应当怎样说你才能够理解呢？无论什么话都难以表达我对你的感情，你已经成为我的整个生命。世界上的一草一木因你而生存，我生活中的所有一切因为与你连在一块儿而变得有意义。你使我的一切生活完全变了样。先前的我，学习始终很一般，一点儿不优秀；如今的我，名列全班第一。由于你爱书，因此我经常拿着书迫切地读到夜里；我又固执地练起了钢琴，因为我觉得你喜欢音乐，这些让我母亲感到非常吃惊。为了使你脑海中有有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我，我经常洗衣服，不断地缝补，我那个旧校服罩裙（用我母亲的家常便服改做的），左边有一个方方正正的补丁，这让我十分厌恶，我担心你会为此而瞧不起我，每逢我往楼梯上走时，一直拿书包把那块补丁遮住，全身颤抖的我恐怕你会看到那个补丁。可是，这是我愚蠢的思想，因为你从那一次之后，再也没正视过我。

可我呢，除去等你，每天其它的事情都不做了，每时每刻关注着你的行动。亲爱的，你可知道，在我们家的屋门上边有个非常小的黄铜窥视



孔，恰恰透过这个小孔我能够看见你的屋门。那个小孔后面便是我窥探你的眼睛，你一定不要嘲笑我，在那几个月里，在那几年中，手中捧着一本书，每天下午都那样坐着，等在小孔前面，在冰凉的门廊中等着你，并且担心母亲怀疑，我的心如同一根琴弦一般紧紧地绷着，它因你的到来而不断地发颤。如今我想起这一切，并不感到害羞。而你对于我的不安与发颤完全没有意识到，正如你对怀表那绷紧的发条一般。可是我这个发条不厌其烦地为你数着小时，为你算着时间，用那无声无息的心跳声陪伴着你到处走动，而你只匆忙瞟了一下在那不停的几百万秒里的一瞬间。我了解你的所有事情，很多生活习惯，认识你的每一条领带和每一身衣服。你的朋友，立刻就他们将他们分类，我将使我喜欢与使我厌恶的分成两种。从此以后，在你的身上我度过了十三至十六岁的每一个钟头。在那期间，我干了多少蠢事呀！我吻过那个被你用手触摸过的门把手，我偷偷地捡了一个在你进屋以前丢弃的雪茄烟头，它被我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为你的嘴吻过它。我经常在晚上千方百计奔下楼，伫立在小巷里看看你哪个房间还开着灯，我就用这个方法来觉察你那看不到的存在，在想像中去接近你。在你旅游的那段时间中，当我看到那仁慈的约翰将你的黄色旅行包搬下楼的时候，我的心吓得不再跳动——我在那些日子里仿佛死了一样。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每天发怔，不知道应当干什么，可是我还得非常谨慎，不能让我母亲发现我这种忧伤的心情。

亲爱的，你是不是感到我述说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笑的荒谬之举，令人厌恶的傻事。你是不是感到我应当因我的行为感到可耻？不，我从未这么认为，我一直觉得这是我最纯洁的感情的表现，是深深地爱着你的表现。请听我说，我能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在那时候，你是如何在生命中与我一起生活的，我差不多没与你对视过，每当在楼梯上碰见了你，难以躲开的时候，我不得不低着头飞快地跑过去，我害怕看到你那炽热的目光，就仿佛一个害怕被火烧的人连忙跳进河里一样。听我说，我能够毫不中断地讲下去，讲那些早就被你淡忘的年月，我能够讲出你这一生的整个日历。可是我担心那么做会让你感到索然无味，没意思。你可别笑话我，或许这对你而言不过是一桩不值一提的小事儿，可是，对我而言，它却是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是我整个生命中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可能是一个星期日，你离家旅游去了，你的仆人正将清扫干净的很沉的地毯由敞着的门口拖到房间里去。他干得十分费力，那时候，一种不可名状的勇气让我走过去，问他需不需要我的帮助。他十分吃惊，可是答应让我帮他，因此我就

得到机会看见了你的房间里面。我以一种十分尊敬、十分虔敬的心情望着你的小世界，书桌。这张书桌是你平常坐的地方，上边放着一只蓝色的水晶花瓶，几束鲜花插在瓶中。我看到了你的画、书籍和柜子。我没有勇气长时间呆在那里，只是急急忙忙地扫视了一下，因为那忠诚的约翰不会允许我认真观察的，我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了你房间里的整个气氛，这使我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都可以深思。就是这飞速消逝的一分钟已经成了我少年时代最快乐的一刻。我给你讲这一时刻，是想叫你感受到，意识到，曾有一个眷恋你的生命，为你而心碎。我在给你讲这个最快乐的时刻的时候，也要将那最令人害怕的时刻告诉你，这两个时间居然隔得那样近！我为了你忘记了一切，我告诉过你，谁也没有关心过，连我母亲都不例外。一个因斯布鲁克的商人，一个从未被我注意过的年迈的男子常常来我家做客，他与我母亲有点儿沾亲，每次来都呆很久，这让我非常开心，他有时候与我母亲一起去戏院，我便能独自一人呆在家中，想着你的到来，等着你的出现，那是我惟一的莫大幸福！忽然有一天，母亲让我去她房间里，对我喋喋不休地讲了很多话，说要与她好好谈谈，我仿佛预料到了什么，是不是与你有关的事呢？莫非我被母亲发现了什么？我的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面色顿时变得十分惨白，这可是我藏在心里的隐私，是我惟一能够与外界有关系的事情。然而我不一会儿就承认自己的猜想是错的，妈妈对我十分温和，还亲热地在我前额上吻了吻（她平常是从来不会吻我的），让我坐到她身旁的沙发上，这才带着害羞、难为情的神色开口说，有人向她求婚，是个妻子已经去世的单身亲戚，她完全是为我考虑，才答应了他的求婚。我突然感到有一股热血涌入心中，这时候的我只有一种想法：那便是你。我慢腾腾地说了一句话：“将来我们还住在这里么？”“不了，斐迪南在因斯布鲁克有一所豪华的别墅，我们会搬到那里去。”她的回答使我没有了感觉，眼前发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醒来以后，才明白自己晕倒了，听着我母亲与那个等在门后面的准继父交谈，又一次晕倒了。接下来发生的很多事儿我都不知道，靠我这个没有一点儿自主权的孩子能够顶什么用呢？这一切我难以用话语来说清，如今回忆起那时候的情形，拿笔的手都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我不能说出藏在心里的秘密，他们觉得我的行为不合人情、固执自私、心胸狭隘。没人搭理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家中的东西在我上学的那段时间里都被搬走了，每次回到家里，最少有一件家具被卖了或者被搬走。家就这么被慢慢地搬空了，同时也把我的生活给毁了。一天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家具与东西已经搬光

了，搬运工正在那儿包装。收拾好的箱子与为我和母亲预备的两张行军床充塞着空空如也的房间，这一天将会是我们在这一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将要去因斯布鲁克。这时候，我清楚地感觉到一个问题：离开你，生活对我来说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你是我惟一的精神支柱，惟有你才能够救我。那时候我是怎样想的，如今也搞不清，在那毫无希望的一刻，不知道我还能不能保持一副清楚的头脑。忽然——我站起来——我母亲没在，穿着那套校服，去找对门的你。我觉得并非我的双脚，好像有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将我四肢麻木、没有任何准备地吸引到你的门口。我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也说不明白，只想请求你，让我当你的使女，即使跪在你脚边给你当奴仆我也心甘情愿。亲爱的，你会认为这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的天真行为好笑么？你应当清楚，那时候的我在那么清冷的过廊中，全身颤抖，却被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吸引着，往前迈着步子，但不论我用多么大的力气，也难以抬起那哆嗦的胳膊。我慢慢地举起手——这令人害怕的几秒钟就仿佛是一场缓慢的战斗，当你知道这些事的时候，就不可能嘲笑我了。最后，我摁响了你的门铃，耳边回荡着那尖利的铃声，我感到我的心不再跳动，一片沉寂，我凝固住身上的鲜血聆听，等着你来打开门。使我扫兴的是没人来，可能约翰出门了，很明显你没在，可怜巴巴的我迈着重重的脚步返回那已经空空如也的寓所。我无力地躺在那条旅行毯上，耳旁仍然回荡着门铃声，极短的四步路——由你家门前到我家，已经使我精疲力竭了，好像是在那极深的雪地中走了几个钟头的艰苦旅行者。即便如此，我依然期望在我走之前再瞧你最后一眼，决定与你说会儿话，那位没有任何邪恶念头的姑娘啊，心中除了你没有任何东西，当时的我仅有一种想法：再看你一眼，我要与你偎依在一块儿。那漫长的夜晚啊，亲爱的，你知道等你的、迫不及待地想看见你的我吗？当我母亲刚睡着以后，迫切地希望见到你的我就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廊中，等着你归来的那一刻。那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我冻得四肢僵直，全身疼痛，我趴在地上，因为这里没椅子。我那薄薄的衣服要每时每刻遮挡那由门下跑进来的冷风，还有硬邦邦的、冰凉的地板，为了不使自己睡熟而错过你回家的时间，我连毯子都没有拿，恐怕在那温暖的毯子下睡熟。我的整个身子在颤抖，胳膊在发抖，双脚在抽搐，在这漆黑的门廊中冻得我难以忍受。我一次次站起来，不厌其烦地等待你。仿佛在等待我命运的重大改变一样。清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我总算听到了用钥匙开大门的响声，然后是上楼的声音，我难以想像将会做出什么事来，只清楚我的整个身体在火一般地燃烧，却感觉到寒

冷，我这个愚蠢的姑娘啊！屋门被慢慢地推开了，这时候的我，只想跑到你跟前，跪在你脚前。耳旁的走路声愈来愈近，在风中摇摆的烛光由楼梯上射出来，全身颤抖的我抓着门把手。真的是你么？亲爱的，是你在上楼梯么？突然，一阵娇滴滴的笑声传过来，随着沙沙的衣服拖地声与你深沉的声音——与你一同回来的是一个女人。那个漫长的夜晚我是怎样度过的啊！次日早晨八点，他们就带着已软弱无力的我前往那因斯布鲁克了。

如今，倘若我仍要活下去，将会变得形单影只，而昨天我的孩子死了。明天，有些不认识的、蠢笨的男人会带走我那不幸的、惟一的儿子，他们将他装进棺椁。可能会来几个友人，送几个花圈，但摆到棺木上的那些鲜花又有何用？说几句安慰人的话，对我又有何用？今后我只能孤身一人度日，这我知道，这个世上最可怕的事就是生活在人群中而自己却孤孤单单的。在因斯布鲁克生活的那两年中，我觉得无比漫长，如同一个被禁闭的犯人，在十六岁至十八岁时，我如同一个被抛弃的人一样生活在我们的家人中间。继父待我不错，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善良的男人；而我母亲却经常原谅我所犯的错，似乎在补偿过失；我还被年轻人围绕着，奉承着，然而他们却被执拗的我拒之门外。在离开你的生活中，任何人、任何事都对我毫无意义，我不得不沉湎于自己寂寞的生活中，折磨着我的身心，独自生活。每天我的心中只有哀愁，亲爱的，你知不知道？我天天思念你，我不要他们给我买的新衣裳，不去听音乐会，不去看戏，不跟别人一起高兴地去郊游，我成天关在屋里，更不爱上街。我看不到你，对什么都无所谓。我成天沉湎于对你的想像中，独自呆在家中，经常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或者整整一天，我不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样我就可以沉醉于一些事情当中，我回想曾经发生过的很多琐碎的小事，反反复复地思念你，回想与你相会时的场面，我期盼着在我的内心深处见到你，那些往事就像戏剧一样浮现在我的头脑中。由于在小时候被我反复回想，因此这一切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它们在我的大脑中是那么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历历在目。我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你身上：你的著作被我一本不落地买了回来，看见你的名字登报，对我而言，快乐得仿佛过节一样。你信不信？我一遍遍地读你写的书，甚至可以把书里的每一行都背下来，距今已经十三年了，就算现在，假如有人由梦乡中把我叫醒，随便摘取你书上的一行给我读出来，我依然能够顺着背下去；对我而言，你写的每句话，都像福音书与祷告词。由于有你才有世界：我随时注意着刊登在维也纳报纸上的音乐会与戏剧初次演出的消息，心中思忖着你会喜欢什么演出。到了



夜晚，远方的我便陪在你身边：你现在是否已经进入剧院大厅？是否已经坐下？这是我魂牵梦绕的事。算了！说这些干什么？这不过是一个寂寞的孩子可悲的、绝望的恋情，对你这样一个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感触的人说管什么用？当时，我已十七岁，快十八岁了，已经不是小孩子。我冲那些在路上回头看我的人发怒，因为每当我心里想到会跟其他的人恋爱，而不是跟你，即使不是认真的，我都感到无法想像、不可原谅，要是动了真情那就仿佛罪孽一样。我依然像以前那样对你的爱保持不变，然而随着我那渐渐丰满的身躯、清醒的情欲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凭添了更炽烈的肉体成分，增加了一些女人味儿。当初，一个无知的姑娘那毫无意识、情不自禁地要按你门铃的想法已经成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我要委身于你。

身边的人都认为我怯懦、腼腆，我竭力守住自己的秘密，不被别人发现。一个坚定的想法在我的头脑中滋生：必须回维也纳，回到你身旁。在我的再三坚持之下，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继父腰缠万贯，对我就像对亲骨肉一般，但我非要自力更生，事情总算如愿以偿，维也纳有个亲戚开了个相当大的服装店，我到他那儿做了一个职工。啊！我多快乐啊！无论人家用什么眼神看我，那都无所谓。到维也纳时是一个雾濛濛的秋天的黄昏，维也纳，我好不容易又回来了。我可以直奔往那里吗？行李被我寄存在火车站，我急不可耐地跳到一部电车上，它开得真慢！每到一站停下时，我的心都急得直冒火，你能够想像出我当时是什么心情吗？到达你那射出灯光的窗前，我的心在缩紧，对我来说这座陌生的城市这时才有了活力。我感到自己又有了生命，那是由于你的存在，你是我惟一的渴望。在你眼里，不管是隔着遥不可及的山川河流，还是隔着一层玻璃窗子与我相视，事实上都一样遥远，这是出乎我的预料之外的。哪里有灯光，哪里是房子，哪里是你，那便是我看你的天地。我总算熬到了这一刻，近两年的来朝思暮想的情景终于在这个漫长的夜晚实现了：我就那样一直站在窗子下面，天气温暖，夜雾笼罩着我，直到灯光熄灭之后我才去找住所。

你知不知道？我天天夜晚都会守在你窗前。我对铺子里的工作很感兴趣，一直忙着干活，总是异常疲惫地工作到六点。因为这样会控制我的想入非非，不会再为你而心乱如麻。我身后那铁制的卷帘式的百叶窗放下时，就是我奔向那久期待的地方之时。只要看看你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只希望见你一面，只希望让你的面孔被我的目光紧紧围绕。我总算在一周以后看到了你，在我意料不到的那一刻：你忽然由路旁走过来，当时我正抬眼看着你的窗口。就在那一刹那，我又变成了那个十三岁的小女孩，我

的热血直往脸上涌，我控制住心里的冲动——希望你目光相遇的欲望，害羞地垂下头去，像逃兵一样迅速地由你身旁溜走了。后来，我就为这种小女生般的逃跑行为感到羞惭，我不是总希望碰到你么？一直在寻找你么？度过那漫长的日子，不都是为了你么？你是否已经认出我了？你留意我了没有？你会喜欢我么？然而，在那之后你很久都没留意我，尽管我依然不管狂风大雪都天天站在你的小巷里，维也纳那肆虐的寒风陪伴身旁。有时我会白等几个钟头，有时你跟朋友一块儿走出家门，有两次我还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与你紧紧地靠在一起，而且手拉着手向外走，我的心被抽干了，灵魂崩溃了，此时的我已感觉到发育成熟的身体中有一种新的不同寻常的感觉。这对我来说不足为奇，从小就已经看到有女人来拜访你，和那时候的区别是：现在的我肉体上产生了痛。感情冲动的心里产生了恨你那种亲密行为的想法，我多想拥有这么亲密的行为啊！在一种很天真的自尊心的促使下，我那天没到你的屋前去，我从来就有这种自尊心，换成现在的我，可能仍然如此。可我感到这个夜晚变得很令人恐惧，很空洞，对这个恼气的晚上我开始有点儿懊悔了。次日晚上，我抛开我那无知的自尊心，像平时一样走到你的屋前，期待着，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我要用自己的一生守在你那隐秘的生活面前。

你总算又留意我了，那天夜里，当我看到你从远处走过来时，立即振作起来，生怕到时候又要避开你。事有凑巧，一辆货车在街上停下了，令道路变得极窄，你从我身边走过。你用漫不经心的目光瞟了我一眼，它和我那凝视的目光相遇，于是成了专门勾引女人的目光，成了令人心动、暗送秋波、柔情万种的目光。这种目光使我那已经成熟的情愫苏醒了，让我成了你的情人。时光似乎在那一刻凝固了，一秒钟，两秒钟，你与我就那样传送着秋波，我真不想叫它们分开——但你由我身旁走开了。我的心嘭嘭乱跳，我不由自主地走慢了，好奇心强迫我转身看你：你停下了，也回头瞧我，用好奇的、感兴趣的目光端详我，我发现，你并没认出我来。亲爱的，你从未认出过我！那种失落的心情叫我用什么言语向你表达？我初次遭到这种命运，你永远不会了解我的这种命运，对于这种命运我忍受了一生，可能会陪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仅仅由于你没认出我，那种失落的心情叫我无法表达。在因斯布鲁克的两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不愿做任何事，只是想不到我们在维也纳再次相遇时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最美好和最不幸的时刻代表着我的快乐与痛苦。这一切都已经在我的梦中出现过；在我心情郁闷时，想像着你将我拒之千里，轻视我，小瞧我，认为